

中庸證釋

利

中庸證釋

利

第四章

子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子曰。中庸其至矣乎。民鮮能久矣。鮮上聲。

謹按此節係今本第二第三兩章。章首仲尼曰。改子曰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句加反字。

宣聖講義

上章言君子尊德性。道問學。至廣大。盡精微。極高明。道中庸。溫故知新。敦厚崇禮。爲人道之則。脩道之規。以成誠之行。盡性之德。而立身處世。齊家治國。莫不由是綱領之。以成其道。故儒教立教。包舉於是。而人

類脩業。亦盡括於是矣。惟脩道者。爲致其德。德至而後道成。故以後所講。無非成德之事。成德之要。必有其極。高遠之至。必還於平易。精微之極。必概乎廣遠。非執兩而用中。則道失其畔岸。故成德之本。必先中庸。中庸云者。以道立極。不失所依。以性建樞。不易其守。而達於萬物。無所不通。用於萬殊。無所不化。是謂中庸。卽一以貫之也。一者。極也。中也。如日之懸空中。衆星繫焉。如山之峙地面。衆土仰焉。而明無不照。重無所滯。此謂之中。故中庸者。道之用也。本道以用。非以道用也。人類以性爲中。性之所用。無滯於物。無害。

於情而不失其守。不離其樞。是也。故中庸者。由擇善固執。而進於無所執也。又中庸者。止於至善。而入於不息也。是非體道之眞。明性之本。不能致之也。

中庸之德。爲天道自然之極。人道至中之境。無可假飾者。人之平居。澄心靜慮。一念不浮。乃見中極之境。首章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是也。此爲中體。本是體以應事。而見其德。是卽中庸之德。惟人之生也。擾於情。役於物。其體且失。何以推其用。故中庸之道之不明。人欲害之也。人之喜怒哀樂。非盡惡也。亦嘗因以成德。然非中庸之德。爲其有所偏而失其正。有所

激而移其中。有所爲而出於僞。有所欲而動於私。皆非中庸也。非中庸者。德不成。道不成。道爲失其本性。喪其眞宰。仁義雖美。必依中庸以行之。知勇雖善。必依中庸以達之。成德達道。舍中庸不能。明性全生。舍中庸不克。故中庸者。萬行所由始。一道所由致也。今人羣知仁義之美。而不知擇乎中庸。是仁義無與於人也。知知勇之善。而不知擇乎中庸。是知勇無加於人也。譬之道路。不由正途。雖捷足何益。以失其中守也。失其中守。雖得幸成。必受其害。況不可幸成者乎。故中庸之道至矣。中庸之德盡矣。聖之所聖。誠之

所誠莫不由中庸以致之也。故堯舜之治不外用中。湯武之功不外執中。中庸所在。道不違之。猶物之重心。不傾不倚。而後久立不敝。天之覆也。地之載也。日月之明。鬼神之靈。皆依中庸而致其德焉。故中庸者。道之用也。人物莫不由道以生以成。則莫不遵乎中庸以長以育。中庸之德。靡有加矣。

中庸之道。既如是之要。故成德之士。未有不求中庸以進於善者。本章首言君子中庸。小人反中庸。君子者。含道蓄德。葆其天性。全其生者也。故曰君子。君者。主也。一國之主曰君。一人之主曰心。故心曰天君。卽

性也。性爲天君。百體所奉。天君泰然。百體從令。守之不失。葆之永固。推之爲德。盡之成道。是曰君子。言舉動不違於性。德業不失其初。而克充之育之。以復其本始者也。故君子之行。必先成德。德成而性盡。而生全。德未成。則不得謂之君子。易曰。君子以成德爲行。卽此義也。夫君子旣以成德爲行。而德之成。必待中庸。是以君子無不率中庸也。中庸亦性之所見。道之所施。君子依乎中庸。乃能盡性成道。故曰。君子中庸。小人則不然。小人不明性也。不見道也。不知成德之可貴也。乃不能依乎中庸。不獨不依中庸。且昧於性。

道之本。徒逐於情欲之私。以食色爲性。以物欲爲生。徇物忘真。肆情忘本。內無所守。外無所秉。生身蒙蒙。莫知其主。固不惟不能遵於中庸。而且反中庸以行。反中庸者。卽以心徇情。以奴役主之謂也。心無所主。隨情欲爲轉移。喜則逐於所歡。怒則逞於所憾。哀則傾於所悲。樂則溺於所好。不知所止。妄念妄作。反其常態。而失其本來。惟外物之繫戀。曾莫能脫其束縛。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。而與君子之行正反。故曰小人反中庸。

夫君子中庸。以何道致之與。則在時時自省存耳。省

察以去其欲。存養以充其性。時時如此。乃能常守其中。事事如此。乃能永用其中。故曰時中。言能慎獨也。能戒慎不睹。恐懼不聞也。能存十手所指。十目所視之心也。能堅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之志也。能居易俟命也。能永執厥中也。能止於至善也。能無所不用其極也。故能時藏其天不失。時全其德不惑。此所謂時中。所謂君子之中庸也。小人則不能。惟情欲之紛其心。物好之擾其志。內無所守而失其性。神無所依而惑其明。則由於閒居不克省察。靜處不能存養。日謀爲不善之行。時思存不善之念。

無恐懼於鬼神。無戒慎於禍福。惟昏惟惡。以逞以恣。靈明日汨。知識日陷。而無以自見。其中日亾。其性日失。其生日虧。其德日墮。莫非由於無所忌憚而致之也。蓋人之生。秉天之命。天地司其生。神鬼鑒其數。禍災召於惡。福禎徵於善。不自省察。則流於惡。不自戒慎。則溺於欲。皆積於平時。肇於微末。必自敬畏於細節。恐懼於獨居。以防閑其情。糾正其志。明辨其善惡。存育其性天。其嚴其審。如履春冰。其危其懼。如蹈虎尾。方足以持之不失。葆之不惑。稍有自肆。江流日下。此敬畏之所重。而存省之必先也。故中庸者。非自存。

養省察不得也。君子能之，乃時中。小人反之，乃失中。中者，性之本德，生之全能，存之則誠，失之則賊。小人以無所忌憚，遂失其中，可不慎與。

宗主附注

此節中庸，即中者人之大本，人以中用，即盡性也。時中二字最精，須深玩味，非如後人所釋也。時中言時時事事，葆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體，而推之無極，即在存養省察四字。又中庸與仁相近，克己復禮爲仁，既仁，即中庸矣。小人不能存省，故反乎中庸，無忌憚一語，點明小人之失，可見中庸之道，不外敬畏，而君子小人之辨，不外存省與否。其理見大學誠意章及中庸首章，可參讀之。又曰：中者道之體，性之真。天下之大本，天地萬物莫不依此以生存長育，即首章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所具景象是也。爲其純乎自然，不待智力，不因作爲，謂之無爲，而其致用無不通達，萬物萬事無

不因之而成。故曰無爲而無不爲。中之本體。旣爲如是。本是體而應之事。不加彫鑿。不爲智謀。以順其自然。措之皆當。是謂中庸。庸者。用也。常也。尋常日用。無時不宜。而獨順適於性道之中。不爲情激。不爲物動。悠然自得。天理流行。任所施而恰好。無功而功莫與大。無智而智莫與巧。無力而力莫與爭。是爲天地妙用。大道神化。中庸之德也。故中庸者。爲以中用。爲竟道用。爲盡性德。純乎先天之真。萬有生化之本也。天地之大。人物之衆。運數之神。生死之祕。皆不失其次。不越其序者。中庸之功也。中庸之德。惟誠顯之。惟仁近之。惟存省致之。故言中庸。必先脩道。脩之未至。不足與於中庸。蓋不明性之本來。道之本體。依後天之情識。極人生之智能。雖敝精疲神。無有是處。爲其不得其本。徒揣其末。中極旣失。聰明何用。此夫子有予智之歎。及中庸不可能之語也。

中庸之道不明。爲教之不行也。教之不行。世乃日汚。甚矣。教之不可緩也。夫中庸爲行。發乎性。本乎道。止

乎仁。成乎德。道之至矣。天地之所以長久也。萬物之
所以生存也。中庸致之也。故能中庸。天之道也。天道
恆生。萬物被仁。天道恆育。萬物不賊。世之所以治。民
之所以安也。由乎中庸。無不善也。無不善。則無善矣。
天下無善。純乎無爲之世。不待教而道明。不待脩而
性全。故老氏曰。上德不德。又曰。天下皆知爲善。斯惡
矣。此中庸之所至也。而反乎中庸。則胥將於惡。惡則
亂矣。民之生也。豈好亂哉。欲驅之爲惡。遂失中庸之
德矣。此三代以下。愈見世之亂。而中庸之道。愈不明
矣。故有鮮久之歎焉。民之有道。中庸行之常也。世之

無道。中庸德之至也。常德則世治。至德則世亂。民之不能久於中庸。而斯爲至德矣。

宗主附注

此節係慨世道之衰。中庸之德不講。民皆爭情逐物。莫知克己復禮。遂釀爲戰爭之紀。而同淪於離亂之域。返觀中庸之德。古人視爲常行者。今且高不可及。洵爲人生至行。有非常人所望。豈不可慨也哉。人孰不有其性。而皆忌之。哀莫大於心死。忌其性者。抑何生之貴耶。此節美中庸之德。嗟民守之難。正與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同。蓋周末以降。去古日遠。道之不存。人胥陷溺於情欲之穽。而不可拔。一二智士。又鼓惑以邪僻之說。誘導爲權謀之爭。以巧爲智。以強爲勇。以利己爲生。以害人爲得。春秋之後。繼以戰國。刀兵之災。歲月不歇。要皆有以致之。此所謂道之不行。中庸之不明。而後肇此亂也。聖人見於幾先。知亂之未艾。欲以力挽之。而不能求其次。而設教以脩道明中庸之行。指性

命之真。爲以救世之危。拯民之苦焉。

子曰。素隱行怪。後世有述焉。吾弗爲之矣。君子遵道而行。半塗而廢。吾弗能已矣。君子依乎中庸。遯世不見知。而不悔。唯聖者能之。

謹按此節。係今本第十一章。

宣聖講義

素隱行怪一節。爲明中庸之道。不在奇高。而在尋常。至中至易之道也。夫周道旣衰。文武之教失墜。雜言紛陳。莠語競起。以道自詡。而竊名爲高。以德自矜。而肆行無忌。教之不一。而師之失傳。脩之異途。而學之

失宗。於是談玄者流於怪誕。遁志者肆爲潛行。不以昭昭示人。而好讖緯之術。不以明明自脩。而好新異之談語焉。不詳以爲大巧。習焉不察。以爲至道。劉性爲生。縱情自逸。乖道爲德。假詞以文。乃啟多教之端。遂成歧流之學。此皆中庸之道既失。而好事之徒。相與弄其狡猾。至誠之行無聞。而小智之士。互率溺於頑嚚也。爲君子者。不隨衆流。不和世尙。矯焉獨處。以安於道。卓然自立。以葆其性。中庸之所存。至誠之所見。時亦僅矣。故處清世之以善著者。非善也。居濁世之以惡名者。未惡也。必視其所守。觀其所持。察其所